

詩贈

世孫子友教正

華林
十八日

啼痕

民國廿年八月

華林

啼痕引言

華林

花在那裏自然開放，鳥在那裏隨意長鳴，雲霞也是無心結彩，流水也是自然成溪，惟獨人類時時摧殘他的本性，縛束他的自由，作僞勞心，違情逆理，此吾人所以不願苟合時宜，也如鵲啼，留作殘痕，一時感興所及，集成是書，並無所用意，那憔悴花枝，也要吐他的芬芳！

啼痕目錄

藝術的人生觀	一
蔑視社會的態度	四
文藝運動之根本問題	七
肯定的積極人生	一〇
自然界前	一二
學術與修養	一四
從現實中追求理想	一六
但丁與新意大利	一九
焦陀與佛羅杭司	二〇
拜特亞格及其愛泉	二三
家庭與社會	二五
彌克浪的末日審判	二六

文西與哥德	二九
拉斐爾前派荷舍第畫家	三二
古國的新文化	三三
快樂不是自私的	三五
紀念哥德	三七
盧梭的「余麗」和瑞士	三九
勇士張良	四〇
希臘軍中的拜倫	四二
梭班的愛情	四四
文藝的前途	四六
詩人維尼	四八
戰士與文藝家	五〇
以學術思想所成形之人格	五一
貝多芬的生活與藝術	五四
衛尼司的華克納	五六
北歐三位孤寂的天才	五八

人生的試驗	六〇
文藝俱樂部週刊發刊辭	六一
藝術家的悲度	六三
拜倫的浪漫思想	六四
陶斯道與尼采	六七
但丁故鄉之遊	六九
希臘與意大利復興	七三
文人之修養	七五
浮士德與近代文藝	七六
人性中之矛盾	八〇
應時而生的新生命	八一
個人與社會	八三
向前進！	八五
藝術與人生之智慧	八七
比國畫展印象	八九
探討人生的真理	九一

無夢的人生	九三
瘋狂世界	九四
光明的追求者	九六
別要忘記了鞭子	九七
文藝的陶醉與興奮	九八
熱情擴大了生命	一〇〇
藝術生活	一〇二
傳記文學	一〇四
戰爭之源	一〇五
世界未來的希望	一〇八
藝術家與戰士生活	一〇九
文西的微笑	一一一
少年與自助	一一二
人生的長途	一一四
社會與天才	一一六
願望	一一八

文藝復興之悲劇	一一九
國難中文藝家之態度	一二二
光明與黑暗	一二五
生活與文藝興趣	一二六
創造與毀滅	一二八
希臘藝術展覽感言	一三一
世界的教訓	一三三
科學與藝術	一三四
文藝復興與青年之使命	一三七
學術之權威	一四一
人格教育與超功利之行爲	一四三
國家統一與文藝復興運動	一四五

啼痕

藝術的人生觀

一個人的生命，不過數十年的寒暑，我們果愛惜生命，在最短促的時間中，做一番工作，則我們人生自當立定一種原則，一種計劃，來實現自家之理想，因為生命他是不能斷地要表現要創造，如同春蠶般吐絲作繭而自形成成色，生命既是自己有一種生存的活力，我們自己是有意識作用，來決定如何方針，能應用這光陰去表現有意義的新生命。如同一首詩一部曲一幅畫一雕塑的工作一樣，生命也就是這樣去成形！

一個人在吾人面前，各有各的風格態度和他的思想行為，吾人觀其一言一笑一舉一動，能發現種種的「人生真理」，好像鑑賞藝術一樣，看他自成的如何天地？看他選擇

的如何題材？看他結構是如何精審？看他表現是如何趣味？拿他的行為證明他的思想是否忠實？拿他的思想批評他的人生是否精確？然後看他的整理到如何程度。由他一個人的生活，也自成了一部人生哲學，凡能自己造形的人生，必定是有意義的？

一個人呱呱墜地生活在搖籃中，漸漸地變更其環境，於是有父母兄弟親族朋友，以及社會的道德習慣，各地的風俗人情。懦弱的人，只受環境薰染，無主動的活力，如此的人生，也不過是由環境造成的木偶，沒有什麼與人異趣而自成風格的能力。這種人生，自然沒有什麼意義的存在。

假若一個人，是賦與特性而不甘下賤的話，他自然有他的偉大抱負、有他的超人思想，這種人他愛惜自己尊重自己以至認識自己改造自己，皆比世界上任何事物為重要為澈底。須知宗教家的耶穌，愛國家的馬志尼，科學家的達爾文，音樂家的貝多芬，以及一切為國為民為文化為人道而努力的天才，皆是由此做出發點而光大其前程。藝術品是唯一的作品，人生亦當如是！

一個人閱歷果然深刻點，他絕不把人看成一樣，兩個眼睛一個鼻子，禽獸皆如是，人更是複雜到無奇沒有，稍爲深刻的人，去鑑賞人物之成形，有人把人看做『萬物之靈』，有人確看做『前兩蹄能起立的畜生』，則所謂人之定義，實在不容易下一肯定：

『人究竟是什麼東西？』

我至今很懷疑着，閱人愈多，愈覺懷疑，是上帝造的呢？還是動物進化來的？還是人而神而畜的兩棲類呢？更就叔本華尼采的人生觀，和中國老莊的人生觀，皆是各有見地各有發現。在我以爲『自己做人』，事完全在我，要做成畜生，自成畜形，要做成超人，自成高尚風格，實在一個『人』在各種定義之下，各有各的不同的世界，何能一概而論呢？

釋迦，孔子，斐地亞司，文西等，他們都是人，而有不同之成形，形之偉大如名山大川，也有如狗苟蠅營，有風姿如秋菊凝霜，也有如落花流水，足見品評人格，也如品評藝術一樣，看人之創造力如何，而評定其價值，因爲一個人成形，也如藝術家創造他

的作品一樣，人苟有特性而不甘下賤者，自然要表現他的生命力，人苟有熱情有宏願者，愈難滿足其志趣，他不計私人利害而欲成就其偉大的原故，則其人之成形，愈有聲有色，有節奏有造形之格式，而自成其諧和之天地與統一性。否則碌碌庸庸無所建白於世，隨草木同枯，自無特別之成形，轉瞬隨光陰而長逝！

『藝術的人生觀』，各有成形的人格！這是國家之棟樑，人道之柱石！是唯一的，特別的，使文化豐富而不單調，使人生崇高而不機械，這種人無論在任何事業上，都是能『以超功利的行為，表現反自私的情緒』，實為現代生活中，最光明之出路！

蔑視社會的態度

人在社會中，是孤立的嗎？除非那些人，知識能力及行為品格，都在社會生活水平線之下，他們自然不能反抗那環境的壓迫，他們也不知道追求新生的出路，於是社會把人們造成機械式的羣羊，苟社會是有活潑的生機，個人在羣衆中活躍的精神，愈自由

而勇敢，社會乃有推陳出新之氣象，演進於無窮之期望。

試看歷代傑出的人物，如『拜倫』『維尼』『叔本華』『易卜生』『梅特林克』等，對於社會的蔑視態度，適與現在社會學家，歌頌社會爲萬能之態度，成反比例，熱情者多是『詛咒的態度』如盧梭拜倫之類，富於智慧者多是『諷刺的態度』，如文西陀迷艾等，還有『沉默的態度』如梅特林克等是，但大都是深感社會之痛苦，隨各人性情而形成種種態度，法哲服爾德之諷刺，德哲尼采之怒罵，皆因人類根性是墮落的，大多數是盲從無知的，則對社會的一切得失是非，不足與較，於是高智者微露在諷刺之冷笑中，而熱情者之反抗詛咒，尚未認識社會之真相，而未澈底了解人類之墮落根性的原故，遂形成失望的悲哀！

但就我思想而言，諷刺固是不認識現實，諷刺亦還是多事，這種苦笑，這種喪儀之花，何如『沉默』中蔑視社會而不必形諸辭色，故維尼亦說過，惟有默靜是偉大，其他皆懦弱，梅特林克，更得靜默之微妙，能識透人生之運命，靜默已有遺世獨立之概，如

高山之雪峯，超出塵世之外，更較諷刺爲高尚，然而他吐出希世之綸音，令人發爲深省，而無一點俗中之氣，又如秋月之光，冷靜中愈覺可愛而不能近玩！故真正能改造人心社會者，必視乎有無此種傑出之人物，否則愈趨愈下，隨墮落之根性，而返於禽獸！

蔑視社會之態度，如『詛咒』，如『諷刺』，如『靜默』，我總覺人生能識透世故人情，到靜默無語時，爲造詣愈深，詛咒不免有火氣，諷刺不免喪厚道，惟靜默乃真能超出塵埃，乃真爲智慧者，故浪漫時代之文藝，不免誇張，近於尼采所謂之酒神，後因科學進步觀察社會較爲深刻，則近於美神，如梅特林克對於現實之掘發最深，而精神之崇高，亦超世絕俗而志欲凌雲，所謂『社會』真無留戀於心，何必再談愛憎呢？須知世上一切高智，一切文化的創造，絕非羣衆所能付託之使命，法國戈碧奴，德國尼采，對於社會始終反抗到底，這種意志堅決之生活，造成他們獨立之性格。在文化上特別有所貢獻，他們識透人生揭穿人世之黑幕，有的微露在諷刺之微笑，有的獨對蒼茫，靜默無語，表面上好像冷若冰霜，其實從他們眼光中，射出一點真誠和熱愛，照在沙漠的窮荒，他

們態度，鄙視社會而蔑棄之，他們孤立在冰天雪海中，只有向天長嘯，又向誰共語呢？

文藝運動之根本問題

當此國家危難之時，吾人固不遑從事私利之競爭，尤以文化學術界之人物，爲國家謀根本復興之計劃，應以身先力行，樹立做人之模範，果然吾人感覺生命之窮枯，感覺需要呼吸之新空氣，感覺缺乏滋養精神之資糧，則吾人所追求之光明，是不是以世界傑出之偉大人物，作爲做人之典型！須知偶像是永遠不會毀滅的，舊偶像打倒，新偶像建立新的基礎，否則吾人敬仰之誠，終有一種崇高之努力，人們無一種追慕先賢之心理，必自甘墮落而不知自重，先不知自身之陷溺，先不從自身努力而改造之，則所謂文化學術，無非欺世盜名愚人自利之具，故必須先有根本之覺悟，然後可以言文藝運動！中國維新甚早，而獨不產生真正之人物，良以不知自家生活之墮落以學見爲外表之裝飾，終久學術是學術，生活之腐敗，永無改良之機會，試問滿口談文化之人，自身行爲，果足

以糾正惡風陋俗乎？即吾人自思之，不禁一日三汗顏也。

文藝界今日昌言運動矣，吾人期望之誠，必從自身改造起，就是『文藝家的生活』，就是他的創作，他的創作，也就是他的生活的光彩』，惟有偉大之文藝家，始能將其生活與作品，諧和而一致，他的行為和夢想，也能生活在他的理想中！如希臘之斐地亞司，同他的朋友執政者，都是爲祖國建樹奇功而同陷流亡之慘境，意大利之但丁與拜特亞格之人格如何，影響一新時代之創造，誠非『無行之文人』，可比其毫末，今日中國，不要舞筆弄墨雕蟲小技之文藝家，必在自身深深感到國家民族之末運，而以滿腔熱誠化爲需經天之日月，如岳飛文天祥之流，亦足以振起衰頹之暮氣，如哥德雨果，足以挽救垂危之宗邦，我們所崇拜者，是這種文人，吾人所景仰而愛慕者，亦必觀其行為及宏願，足以領導吾人至光明之域！否則卑鄙無恥之小人，雖插足於文藝之林，不過是世界文化上一種恥辱而已！何羨慕之足云。

花必有根幹，必生在土壤中，文藝也要深深地在現實生活裏，發出新生命之萌芽，

意大利復興之初葉，內憂外患天災人禍裏，風俗人情之敗壞，在瘟疫流行之下，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時，故詩人坡加司講故事以培養人心，當十八世紀盧梭感於人爲之虛偽，而倡返於自然，在純文藝立場方面，自無所謂目的，而不知文藝家自身人格高超，當然不滿意一般墮落之生活，是無意中吐出心事，因苦悶而發爲文章，則純文藝是文藝之發端，而人生是其結果！所謂兩派實二而一也，以吾觀之，無爭論之必要，如陶斯杜威斯基之人生自然可以產生罪與罰之作品，讀罪與罰之作品，始能真正了解陶氏之人生！今日中國所以不能產生傑作者，實無傑出之人物所致！要希望努力于文藝運動，是必先注意『人的問題』，人的修養，人的改造，非但要介紹世界上偉大作品，還是注意偉大作家之人生，所謂根本問題，吾人不自感生命之缺乏燃料，缺乏熱誠，缺乏人生高貴之意義，而欲奢談文藝，前途如何，可想而知，此吾應有以自加省察而慎重以行，又爲余戚戚然於心不得已於言也！

肯定的積極人生

駱駝載重旅行在沙漠中，默然前進，不作哀鳴，吾人在古塚叢中，聞淒慘之鵲啼，覺寒風刺骨，『人生的長途』，使人感到寂寞，感到沒有興趣，惟有沉默中，可以解釋人生，亦惟有沉默中，可以透澈人生之運命，生命本身就是積極的肯定的『明知不可爲而爲之』，如探險之航海家，在狂風暴雨中，和運命相搏鬥，雖然是沙漠是古墓，仍然積極地去奮鬥，無論成敗得失是非榮辱，總是肯定地去努力，這才是正當的人生！

做事本不想得到皇冠，只想得一個十字架！勇士以失敗爲勝利，但一場悲劇的人生，勇士爲事業所犧牲了，不知此種失敗之事業，使賢才由此判別是非，主張公道，事業之失敗而不失其光明，每因一事失敗，反造成許多新事業之良因，故能認定積極爲人生之要義，就是真正去幹事，死於衆人刀劍之下，但一般義勇者，出面主持公道，歌頌此失敗之英雄，則沙漠中也可得到一滴清泉，古塚中也可安慰一點寂寞，因爲人生是應當